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菜场里的秋分

■ 朱明坤

今早去菜场，发现夏天真的走远了。西瓜摊缩成了一个小角落，南瓜倒堆成了小山，紫莹莹的芋头沾着新鲜泥土，脆嫩的茭白水灵灵地躺着，秋韭扎得整整齐齐，像等着谁带它们回家。鱼贩的水盆里，螃蟹吐着泡泡，挥螯示威，一副不服管的模样。

整个市场活像一本摊开的彩色画册，每一页都在说：秋分了。

老周的蔬菜摊永远最懂时节。他捏起一节嫩藕，“秋分吃藕最养人，这时候的藕最补。”隔壁鱼档的老陈抓起一只螃蟹，掰开肚皮给我看：“瞧瞧这厚度，膏满黄肥，正是时候！”他们说话时眼角带笑，仿佛在透露什么天地间的秘密。

超市里的冷链货架永远四季如春，西红柿在冬天也红得耀眼。但菜场不同，它固执地跟着太阳走，按着老祖宗的黄历翻

页。每个摊主都是“活字典”，不用看手机上的日历，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卖什么，他们记得二十四节气。李婶的杂粮摊上，新收的小米金灿灿的，她说秋分喝小米粥最养胃。赵大爷的果摊摆满了脆枣和石榴，他说这时候的果子最甜。

我的手机天天提醒我节气变化，可那些推送消息转眼就忘。倒是菜场里的这些“活字典”，三言两语就让人记住时令。王妈一边挑栗子一边念叨：“寒露核桃霜降柿，立冬白菜小雪葱。”这些顺口溜比什么智能提醒都管用。买菜的老人家个个都是行家，这个说“秋风起，蟹脚痒”，那个说“秋分日，吃芋饼”，都是世代流传的老话。

想起古话说的“不时不食”。现在的人啥时候都能吃上反季菜，却把舌头吃钝了。春天的韭菜、秋天的藕、夏天的黄瓜、冬天的萝卜，各有各的鲜味。菜场里的人

最懂这个理，他们卖的不仅是菜，更是自然节律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外婆总在秋分这天做芋泥糕，说吃了不怕冷。现在我也学着她的样子，每到这时节就买芋头。

买完菜路过熟食摊，老李正在晾晒腊肉。“秋分后北风起，正是做腊味的好时候。”他说这话时，阳光正好照在油亮的肉块上。我突然明白，这就是最生动的文化传承，不在书本里，而在这一饭一蔬之间。几个老主顾围着摊子，讨论着怎么腌制才入味，哪个部位的肉最香。这样的场景，超市里罕见。

回去时，我手里拎满了秋分的味道：嫩藕、肥蟹、新栗、秋韭。这些吃食很快会变成桌上的饭菜，滋养着一家老小。我们的胃最诚实，永远记得大地的节拍。妻子最拿手的便是清蒸螃蟹，儿女最爱吃糖炒栗子，而我，惦记着一碗热乎乎的藕汤。

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，更是生活里的滋味。菜场这本活字典，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：人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，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。就像庄子说的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这菜场里的节气学问，从来不需要大声宣扬。

转过街角，看见小区里的桂花悄悄开了。金黄的花粒藏在绿叶间，香气扑鼻。秋分真的到了，连空气都换了味道。路上遇见邻居老刘，他也拎着菜篮子，里面装着芋头和茭白。相视一笑，都知道对方去“翻”过了那本“活字典”。

这市井烟火里的智慧，胜过千言万语。它不说大道理，只把天地节律摆在你面前，等着你去发现、去品尝。一次菜场漫步，就是一次对自然的重新认识。最美好的生活哲学，原来就藏在这讨价还价声中，藏在这一粥一饭里。

栎树三秋

■ 代蕊

昨夜下过一场雨，小城被洗刷得格外清亮。车轮碾过落叶，发出细碎的声音。靠在路旁等红绿灯时，一片光亮不经意地撞入眼帘——街道两旁，平日里不甚起眼的栎树，竟悄无声息地开花了！

细碎的金黄小花，密密麻麻地缀满枝头，如同被撒落的金屑，蓬松地簇拥在高高的树冠之上。它们不喧哗、不招摇，却无声无息地将整棵树点亮了。再抬眼远望，整条街仿佛都浮动着一层薄薄的黄色光晕，是这样的浪漫与诗意。

这条路，我每天都要跑上两三遭，以往行色匆匆，从未如此驻足欣赏过栎树。此刻才惊觉，那挺拔的树干上顶着的簇簇金黄，竟是这般繁茂，这般令人心明眼亮。这意外的邂逅，让我从此再也不敢无视它的繁茂与美丽。

周末带着孩子一起去爬南山，此时的秋风已带了明显的凉意，山林开始涂抹上斑斓的色彩。几个小女孩都陆续开始上小学，除了让她们感受书本中的那些“正是橙黄橘绿时”“萧萧梧叶送寒声”诗句，我更想让她们在课本之外，感受这“一年中最浪漫的时节”。

爬到半山腰的亭子歇脚。孩子们气喘吁吁，小脸蛋红扑扑的。我指着不远处问：“看，那是什么颜色？”

“红的！粉的！还有黄的！”侄女星星抢先嚷道。

“妈妈你看，什么树挂着小灯笼？”女儿问。

不远处的山坡上，点缀其间的正是栎树。它们枝头悬垂着金黄的花序，更引人注目是那些或嫣红或粉嫩的“小灯笼”——那是栎树初结的蒴果。在苍翠与深褐的山色背景中，这些跳跃的色彩，为秋日的群山平添了难以言喻的诗意和生机。

“这叫栎树，”我告诉孩子们，“它很特别，会变魔术。你们看，那些粉粉的‘小灯笼’，前些天我骑车上班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嫩绿的呢，才两场秋雨，就变成了粉红、胭脂红。”

“那它现在就是一棵树上有好几种颜色了？”女儿轻声问道，眼睛亮亮的。

“对，一树三色，金花、粉果，还有绿叶。”我顿了顿，看着孩子们仰头专注倾听的脸庞，像初生的叶片一样汲取着阳光和知识。像什么呢？像生命的历程，从蓬勃的喧腾，走向沉淀的静美。这句话我没说出口，只是让秋风吹过山亭，带着栎树若有似无的气息，轻轻拂过我们。

山脚下，就是湿地公园，这里也种着不少高大的栎树。秋风吹过，枝头深褐色的蒴果被风一摇，便有不少轻盈地飘落。落在地上的蒴果，三片薄壳精巧地拢着，像极了微缩的灯笼。风再起时，它们便“咕噜噜”地在落叶间滚动，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。

孩子们欢呼着，立刻追逐起那些滚动的“小灯笼”来。我坐在长椅上，看着她们嬉闹的身影，与高大的栎树、飘落的蒴果，构成一幅生动的秋景图。黄灿灿的花已稀疏，粉嫩的果大多转为深褐，一半还恋恋不舍地缀在枝头，一半已潇洒地委身于风中，如诗亦如画。

这景象，蓦地让我想起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对栎树的描绘：“大树下，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，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，仿佛啾啾地响着无数小铃铛。”年轻时读这段文字，只觉得文笔好，却很难真正静下心来去体会一棵树的况味。

如今，人到中年，坐在同样的秋光里，看着眼前奔跑的孩子和滚动的“小灯笼”，那字里行间的宁静，对生命细微之处的珍爱，以及那份深邃的回响，已轻轻叩动了我的心扉。

秋风起，几枚深褐的“小灯笼”滚过脚边。我望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，再看向头顶这棵静默的栎树——它不言不语，却以整个生命的轨迹向我低语：从春日的抽芽、盛夏的繁花，到深秋的绚烂与果实的飘散，这不正像老师的一生？平凡如园中草木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难有惊天动地。

但这平凡之中，自有其绚烂，无需万众瞩目，只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，如栎树般舒展生命的姿态——俯首，于日常处倾听每一颗心灵拔节成长；仰望，在守护中静待每一粒种子破土向光。这便是扎根于三秋、蕴藏无限生机的力量，平凡，却永恒。



在时间的裂缝中歇歇脚

■ 王思敏

从延安回西安的城际列车，我在被两个男人夹在中间的座位上，抱着我的小包，拘束地坐着。发车前，没有在火车站外买吃的，此时肚子“咕噜咕噜”地响，我懊悔得很。

出发时就飘了一点小雨，这时雨竟越下越大，窗户上的水如瀑布般泼洒，山模糊了形状，又渐渐清楚，原来列车已停下了。广播声响起，说列车到达甘泉县境内，遇暴雨区间封锁，临时停车，发车时间未知。

车厢里有人开始抱怨：“这得晚点吧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车。”也有心急的，跑到打开水处询问正在收垃圾的列车员，得到回复：“什么时候雨小了什么时候走。”那人心中郁结的一点闷气，遇到棉花似的语气，像被吸收了，不再言语，拉着脸坐回座位。

我打开微信，屏幕中央的小圈顺时针转，果然没信号。列车停在荒野野岭，外面大雨滂沱，没有人能联系到我，时间像裂开了一道缝隙，我不可避免地坠入其中。

按照原先的计划，我将会在10点19分到达西安，然后乘地铁回到公司，整理会议材料，形成书面计划汇报给领导，再把连日来悬在头顶如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另一个项目进度赶一赶，好在下班准时去接孩子放学。

可是此时，列车停摆了，我原本的生活秩序轻轻地崩塌，陷入了混乱的状态。过去陡然消失，未来遥不可及，置身于当下未知无垠的荒野，我被世界遗忘了。但又很快想到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意料之外的馈赠？让我得以在时间的裂缝里歇歇脚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腹中饥饿难耐，我

到餐车车厢买了一桶红烧牛肉面，80度的热水泡出来的面其实有点硬，但吃进去，温暖了五脏六腑，实在舒服。我把汤都喝得一千二净，又打了杯热水抱着。左边的大哥被我频繁的进出搞得无法睡觉，我只好在经过他时满怀歉意地点头哈腰。我右边是个年轻男孩子，一路都用鸭舌帽挡着脸睡觉，不吱一声。

饱暖之后，我打开微信读书，开始读《拔蒲歌》。半小时过去，我把微痛的脖子向前伸了伸，突然发现有两双眼睛飞速地从我手机屏幕上挪开，发现他们在偷看是因为在我直起身子的一瞬，他俩都不约而同地立起身，一个右腿压左腿跷起二郎腿并摁亮手机，一个重新调整鸭舌帽掩饰脸上的微表情。我的手机这段时间只在微信读书和日记软件来回切换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我突然好奇左边的大哥在看什么，余光一瞥，是股票软件，再一瞥，满屏绿色，果然还是我的屏幕好看。

一小时后，列车缓慢启动，铁路旁的杨树一棵接一棵掠过，然后成行，继而成排，最后成片，终于向后飞驰。

晚点2小时10分钟，11点才接近黄陵南站。窗户上的水流由细变粗，又有倾泻而下的势头，列车挣扎着慢了下来，终于又不动了。

过道里来回走的人明显多起来，好像共同经历过一次窘境，变得随意自如，纷纷和身边的陌生人或寒暄或一起“同仇敌忾”。左边的大哥焦虑地左顾右盼，不住叹气，终于忍不住向我开口：“请问你是‘华为’吗？”我自然知道他指的什么，摆摆手：“我不是，我是‘苹果’。”他又问前问

后，借到充电器之后赶紧插上，然后双手环抱瘫倒在椅子上，像饿醒的婴儿于慌乱间寻得了安抚奶嘴，一口咬紧，心满意足地平静下来。

第一次区间停车的时候，前排的女孩向我右边的年轻男孩借了充电宝，递过去时他连连说：“我手机还有很多电，你拿去用。”女孩还回来的时候，向他道谢。男孩急忙把充电宝插头插进手机，长舒一口气。原来他的手机也快没电了，碍于脸面不好意思向女孩要回充电宝。

列车迎着忽大忽小的雨走走停停，到西安已是中午一点整，我将行李从架子上取下，好整以暇，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妙的不舍。

我好像很久没有这么专注于当下的自己和周围世界了。许久以来我都是匆匆经过自己的生活，像个外人，预设好情节，只需要执行就好。温饱，情绪，想法，周围人的话语，事件，于我根本无知无觉。可就在这趟旅途中，我感受到了一点点不一样：热水怎么流经泡面到我的身体里，雨水怎么打湿窗户逼停了列车，每一个人是怎么和身边的人发生联系，人们如何抱怨、如何表达善意、如何愉悦自己和他人，如何道歉和道谢。我感受到了真实的体验和流动的情感。我意识到，他们都在和我一样扎实而生动地活着。

我很感谢这次际遇，它让我在时间的裂缝中歇歇脚，喘口气，把视线拉回这一时刻的自己和周遭，而不是过去或未来的某一刻。珍重地活在当下，是最重要的事。

因为没有事情发生在过去，也没有事情发生在未来，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当下，也只发生在当下。

■ 包利民

着的“一”字和“人”字，在我眼中写满了美好。记忆中的雁阵，是写在天空上的一句诗，却没有离愁。

大雁是光阴的信使，一个个秋天就这样随雁影远去了，仿佛只是刹那间，便已时过境迁。

可当我少小离家，当30年末归，当中年回望，故园上空的归雁，却真是字字如思、行行成愁。“鸿雁在云鱼在水”，大雁再也不能传书，却每一只都载满了我多年前的目光，可那些目光再也遇不见家乡。现在的秋天，我再也看不到南归的雁，大雁和我都迷失在世事的风尘里，也许大雁已改道他乡，抛弃了我蒙尘的眼睛。当故乡的过雁变成心底化不开的苍凉，才发现，我竟然那么羡慕那些大雁，它们虽然年年为客，却也年年归乡，许多年过去也不曾迷失。可是我，早就漫漶了回家的路，只能一次次在心里、梦里，去亲近那些遥远。

在故乡的时候，也曾多次看过失群的孤雁，它们啼叫着滑过天空。可当时我依然没有伤感，

过尽飞鸿字字愁

教室里，我们大声地参差不齐地念着：“天气凉了，树叶黄了，一片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天空那么蓝，那么高。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个‘人’字，一会儿排成个‘一’字。啊！秋天来了！”

作为东北大平原上农村的孩子，我们对秋天的种种真是太熟悉了。我那时就很喜欢秋天，当庄稼寥落以后，大地是那么空旷，目光可以自由驰骋。南归的雁阵是我们见惯了的，它们总是从西边高高的天上飞过，我觉得它们可能有一条固定的云路。

我愿意看大雁路过我们的村庄，它们使天变得更高了，它们的啼鸣也声声垂落下来，挂满了大地上日渐疏朗的树。我总是幻想，自己的目光攀上大雁的背，从天上俯瞰我的家乡，会不会看到村西头某个院子里，那个正在仰望的小小少年？我的心是欣喜中带着憧憬的，想象着大雁是前往怎样一个温暖的去处。彼时的心里是那样清澈，没有关于秋天的萧瑟与落寞。天上移动